



邓葛梅感性系列

爱云妹妹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PDG

爱云妹妹

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

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

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

(台湾)邓蔼梅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 王 艳

爱云妹妹

(台湾) 邓葛梅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2 插页 140 千字

1996 年 7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30000

ISBN 7-80605-370-0/I·318

定价: 8.30 元

内容提要

这是一部爱情小说集。作者多角度地描述了两情相爱过程中执著的追求,痴情的等待,失恋的悲苦,梦幻的虚妄,心灵的孤独以及由此引起的恩恩怨怨、悲欢离合。故事曲折新颖,文笔缠绵悱恻,读来耳目一新,引人入胜。

海 恋

她在海边站了很久。

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到这里来，是凭吊那份死去的爱情吗？她，唐沁如第一次在这里遇见他——赵立峰。

海风很大，把她的头发吹乱了。海浪击拍着岩石，发出巨大的吼声。

“我小的时候，家住在苏澳海边。那时母亲大病初愈，医生要她好好休息。于是母亲辞了一家化学厂的工作，但是母亲是个闲不下来的人，她又拾起了尘封已久的画笔，开始画画。开始，她的画都是以海作背景，没想到她在绘画方面居然十分有天才。她举行首次画展，赢得了极高赞誉。任工程师的父亲索性鼓励母亲在这方面求发展。母亲的确兴致勃勃，她把家搬到台北近郊，以便在台北的大学里攻读艺术系。她说如果她要在绘画上有真正的成就和地位，她应该重新进学校进修。以后的事实证明她的话是很对的。那时我很小，当母亲作画的时候，我从不打扰她。有时我一个人在海滩上捡

□黄蝴蝶感性系列

贝壳，有时我一个人坐在大的岩石上，看海浪卷起千堆雪的豪情，在默默中，大海给了我启示，大海给了我智慧。”

那是赵立峰第一次对她说的话。不错，他就站在她现在站着的岩石旁边对她说的。

为什么还会有这样清晰的记忆？在她内心里流淌过爱情的血以后？

海会枯，石会烂，此情不渝。

是赵立峰对她发过这样的誓言。

誓言？经不起时间考验的誓言，比她脚底下的细沙还要卑贱；而当年，当时，她是以怎样感动的目光望着他，以怎样颤抖的身子轻偎在他的胸前。

她走过一块又一块的岩石，海风越来越大，她竟然觉得寒意侵人，在这盛夏的时候。

暮色不知何时从四面八方她围拢来。远处的海面上，有疏疏落落的、晚归的渔舟，莹蓝的天幕上有晶晶亮亮的星子在闪烁。她并没有抬起头，然而她能感到眼前的情景就是这样：晚云、暮色、渔舟、星子和冷冷的梦。有些事情是不必用眼睛看，而是用心去感受的；就像她能感到爱情曾经怎样走人和走出她的生命，感到的那种迷离失落的情绪。

迷离？失落？她低喃着，泪水涌上了眼眶，记忆把她拉回到四年前……

□ □ □

“野柳快到了。”系代表雷正国说。

“呀！”车上的同学都欢呼起来。

“等会在海边，我们系里的同学要举行一个小型的同乐

会，不论男女同学每人都要表演一个节目，不准赖皮。”雷正国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说。他是个一丝不苟的人，就跟他那张方方正正的脸一样。

“不会表演可不可以请人代替？”外号叫做“小迷糊”的熊佳佳瞪着大眼睛问。

“你预备请谁代？我来登记一下。”雷正国一本正经的问。

“唐沁如。”熊佳佳用手指指她身旁那个有着一双黑亮眼睛、皮肤白皙、秀发垂肩的漂亮女孩说。

“佳佳，别开玩笑，我怎么会表演节目呢？”唐沁如略带责备的说。

“你不是会弹钢琴吗？”熊佳佳问。

“会弹一点，能当众表演还得等一段日子，况且，海边表演哪有钢琴？”唐沁如无可奈何的说。

“大概我们小迷糊的迷糊病又发了，她以为我们是到艺术馆野餐啦！”方蕾蕾插进来说。她是个很高、很瘦的女孩。大家背后喊她“电线杆”。当她面却不敢喊，只要她的杏眼一瞪，包管让人吓得退后三步。

“哈哈，哈哈。”好多男同学笑得前仰后合的。

“有什么好笑的，少见多怪。”熊佳佳鼓着腮帮子，“等会我自己表演好了，面对大海狂笑三声。”

“我一定用录音机把你那美妙的声音录下来。”“大众情人”陆可苓甜笑着说。

车内又是一阵骚动。

雷正国清了清喉咙说：“别闹了，别闹了，我现在来点名，点过名的人可以下车，但是别跑远了。孙行善、方蕾蕾、陆可苓、熊佳佳、唐沁如……”

熊佳佳仍然愣坐在椅子上，唐沁如轻轻的推了她一下：“喂！下车啰。”

“突然腰酸背疼起来，真不想下去了。”

“要不要紧？是坐车坐太久了吧！”

“可不是？系代表不知在哪里找来的这种颠死人的卡车。”

“他是为我们的口袋着想。听说今天好多学校都要到野柳来旅行，雷正国费了一番唇舌才弄到这辆的。我倒觉得大伙坐卡车旅行别有一番情调。”

“说起情调我想起上次我们到狮头山去玩，也是借的卡车，在山上我们尽兴的玩了半天，谁知回程的路上突然下起倾盆大雨来，下雨还不打紧，一阵风刮来，吹去大半片车篷，害我们淋得跟落汤鸡似的。现在想想真好笑。”

“对，陆可苓还说她要是早知道那天会刮风下雨，她就留在庙里当尼姑了。”

“大众情人去削发为尼，那狮头山就热闹了。”

“嗨！你们两位怎么不下车呢？”雷正国朝她们望了一眼问。

“这就下车了。”唐沁如拎起地上的手袋说。

下车走了没两步，熊佳佳大喊一声，“糟了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的草帽和太阳眼镜忘了在车上了。”

“你不愧是小迷糊，老是丢三忘四的。”唐沁如笑着说。

“快陪我回去拿嘛！”

“好。”唐沁如正答应着，见雷正国手中拿着一顶草帽和一副眼镜朝她们走来。“不必去找了，雷正国替你拿来了。”

“熊佳佳，这些东西是你的吗？”雷正国擦着额头上的汗

问。

“是呀！我正要去找呢！”熊佳佳高兴的说。

“谢谢你，雷正国。”唐沁如说。熊佳佳比较粗心，对这些小地方常常忽略，因此她替她代为道谢。

“不谢。”雷正国望了唐沁如一眼。

大伙儿找了一处阴凉的地方，一边吃着野餐，一边表演节目。无巧不成书，第一个抽出来表演的竟是熊佳佳。

“唐沁如，看在老同学的份上，出来替我表演嘛！你知道我最缺乏音乐细胞，连首歌都唱不好……”熊佳佳求助的望着唐沁如。

“那怎么成？”唐沁如有点为难，“你讲个笑话好了。”

“我知道的笑话大家都听过了，还有什么讲头？”熊佳佳手去揉搓唐沁如，“你要不要帮忙嘛！”

“唐沁如，你就答应她吧！”雷正国说。

熊佳佳的确不会唱歌，唐沁如犹豫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我就替熊佳佳唱一首康定情歌，不过下不为例。”

“好，好。”同学们鼓掌欢迎。

唐沁如的歌声圆润、柔美，大伙听得入神，一曲既了，“再来一个”的声音此起彼落，唐沁如的双颊飞上两朵红云，不知如何是好，最后还是方蕾蕾出了个主意：“刚才唐沁如是替熊佳佳唱的，现在再唱一首歌，算是她自己唱的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，好，好极了。”有一张娃娃脸的孙行善扯着喉咙高声喊。

唐沁如在盛情难却下，又高歌了一曲“白云故乡”。她唱得动人极了。熊佳佳的眼里含着泪珠。她生下不久就跟着父亲和姑姑一同来到台湾，那时母亲产后体弱，就留在大陆，从

此没有母亲的音信。父亲爱她，姑姑爱她，都不能完全取代母亲的地位。她常常对着母亲的照片发呆。常常因思母而伤心落泪。母亲，她的母亲就在那白云深处的故乡，她什么时候能回到可爱的故乡？什么时候能嗅嗅故乡泥土的芬芳？什么时候能躺在母亲的怀里叫一声“妈妈”？

“佳佳，你不舒服？”唐沁如轻声的问。

“没什么！”熊佳佳摇着头，“沁如，你唱的真的好极了，我好感动。”

“是么？”唐沁如脸一偏，那样子好美，“你爱听以后我就唱给你听。”

熊佳佳笑了起来，刚才的伤感一扫而光。

节目继续进行着，大家的情绪越来越高昂，有的男孩子竟然大跳灵魂舞、鸡舞，滑稽的动作逗得大伙笑得连眼泪都流了出来。

最后一个节目是雷正国表演。他是出名的男高音，学校合唱团的团员，大家以为他必定高歌一曲，谁知他竟宣布：“刚才有歌有舞，精彩极了，现在我来讲一个鬼故事……”

“鬼故事？我的妈呀！在这海边讲鬼故事，你不怕真的有个女鬼从海里冒出来找你？”大众情人陆可苓伸了伸舌头说。

“没关系，我讲的这个鬼是男鬼，不是女鬼。”雷正国沉住气说：“从前，有两个土地测量员被暴风雪困在深山里。他们二人是好友，一个我们就叫他张三，一个叫李四。张三比较年轻，身强力壮，李四身子较单薄，在风雪里挣扎了一天，李四早已精疲力竭，只得由张三搀扶着。天色渐黑，风雪也越来越大，最后他们总算到达一座小木屋。这小木屋是政府测量队在春天架设电线时做为休息之用的。他们的运气很好，

屋里有很多木柴，架上还有玉米。一只被风雪困住的山猪在树下悲嚎。张三用手枪把它打死。他们一时不必担心饿死。但是李四病了，发着高烧。张三先把炉火烧得旺旺的，再把李四带到内室上床。一大早李四似乎好些了。两人把希望寄托在电报上，因为李四会发报。他虽然病了一夜，体力很弱，还是蹒跚走到桌子前，敲动电键。山下的报务员收到电报，大感吃惊。拍来的电码虽然断断续续，意思却可以懂得。有两个人困在山顶，一个患了肺炎。糟了，但望天保佑他们。人帮不了忙，至少是眼前不行。风雪越来越紧。二十四小时后，电线上又传出一段电文。这次却语无伦次，说是木屋四周有恶兽，有白衣天使，还有目光像火炬射过风雪的恶魔包围着。后来电码不知所云。张三把虚弱的李四抱回床上，第二天早上李四半昏半醒，又几次爬到桌子前，拍电报。但是，风雪交加，电线已经压塌了，他们和外界完全失去了联络。快到黄昏的时候，张三把神志不清的李四抱回床上，自己出去捡柴。回屋时看见李四又坐在电报机前，面容宁静。李四安详地说他快要死了，在死前他有一个请求：“等他确实死了再埋他，可能他只是一阵昏迷，千万不要把他活埋。李四的声音渐渐低沉下去。张三悲伤的目光望着他。黯然地郑重答应了。”

“张三真的把李四埋了吗？”陆可苓紧张的问。

“我还没说完。”雷正国扫了大伙一眼说：“以后几天的情况，张三一一记载在日记里。那天晚上，他正在炖剩下的一点山猪肉。李四从床上爬起来，摸到桌子前坐下，死了。张三验了他的脉搏呼吸，断定他已经咽了气。尸体僵硬之后，伤心欲绝的张三便认为李四的确死了，可以埋葬了。他在雪堆里挖了一个洞，把尸体放了进去，祈祷之后，用雪掩盖好。这

一夜他恶梦频仍，还醒了一次，觉得奇寒彻骨，自以为是出了一身冷汗。第二天早上，他起身到炉子里加火，李四赫然坐在桌子前，不动，不说话，睁大眼睛瞪着。张三吓得神思恍惚，不敢相信。他丢下尸体，整天都在外面乱闯，冒雪寻找食物。直到傍晚，他使自己面对现实，他把李四的尸体浅埋在雪里。他的行囊中还有半瓶酒。他把酒喝光后，就上床睡觉。早晨起身，逼着自己走出房，要有极大的毅力。他站在房里足足颤抖了一分多钟才开门，踏进正屋。想不到李四竟又坐在桌子前。‘我一定要保持清醒到底，’张三在日记中写道：‘如果他再回来，我才知道该怎么办。’他又终日在树林里东走西奔，想来想去都想不通。认为大概是幻觉，也许这一切是场噩梦，梦得像真的一样。他回到木屋，拉开大门。李四还是坐在桌旁。那天晚上第二次埋葬尸体之后，张三不敢上床睡觉了。他坐在桌子前，面对着空椅，硬不肯睡。但终因过于疲乏，还是伏案睡了。微弱的晨曦把他惊醒。昏暗中，李四又坐在对面，两眼茫然瞪着。”

“我的妈呀！”熊佳佳叫了起来。

“暴风雪停了以后，包括有一位医生的救援队来到木屋前。”雷正国不动声色的往下说，“木屋里不像有人。烟囱不冒烟。雪地里有条很深的脚印，从门口直到雪堆前，不知为了什么，雪堆下还挖了大坑。医生推开大门，屋里毫无动静，寒冷彻骨。桌旁坐着两个死人。两人头上都有弹孔。张三的头倒在桌上，下面淌了一滩血，已经凝固。手枪落在松开的右手下面的地板上。李四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，两眼睁着，面容平静。一个人叫道：‘不是谋杀，就是自杀！真可怜极了！’医生验了尸体后说不是谋杀，他指指李四的额头，说李四中

弹时已经死了，大概是冻硬了。救援队员相顾愕然，一位林工捡起张三的日记簿，递给医生。他看过之后，沉思了一阵，然后出去看看雪地足迹。回来之后，点起烟斗，一面吸烟一面想，末了说：‘各位先生，为死者的家属着想，我请你们保守秘密。我是验尸官，我认定他们两人是饥寒交迫而死的，各位听明白没有？’一个个点头表示同意。有一个结结巴巴的问：‘要是能知道…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……我心里就踏实些了。’

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！张三明明埋了李四，怎么李四又坐在桌子前？这不是见鬼是什么？”孙行善睁着近视眼问。

“这正是我要问大家的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雷正国像法官似的问。

“不知道，你别卖关子了，快宣布原案吧！”熊佳佳性急的说。

“医生说情形是这样的：张三夜里梦游，把尸体从雪里挖出来，放在他最后看见亡友活着时所坐的椅子上。为什么？也许是他一个人怕得要命。也许是潜意识作怪，要遵守他对李四许下的庄严诺言，绝对有把握已经死亡了才埋。这至少可以说明开枪的原因。无论如何，他曾经把尸体挖出来又埋进去，埋进去又挖出来。第二次尸体出现后，微妙的本能一定警告张三，叫他要清醒。但是自然的力量太大，他又睡着了，梦游症又作祟。在这种打击之下，他终于精神崩溃。”

大伙在听完了雷正国的解释后，深深的吁了一口气。

“梦游症——一直到今天为止，医生还找不出它真正的原因来。在有些落后的地方，患了梦游症的人被认为是鬼魂附体。要求巫医或道士来驱鬼或作法啦！”雷正国说。

“那他才是真见了鬼啦！”陆可苓冒出了这么一句话。

“世间本无鬼，庸人自扰之。”方蕾蕾说。

“关于梦游症我是听说过。”唐沁如对她旁边的熊佳佳说：“有一个人每天早上起来都觉得筋骨酸痛，仿佛做了一夜苦工似的。事实证明他是整夜在做着苦工，他把河边的石头一块块的往家里搬，又从家里搬回河边。不过事后他一点都记不起来，他患了梦游症。”

“对，今天我还看到报上有一则小新闻：一个学徒从清晨起来，发现自己手上握着明晃晃的菜刀，他满身是血，急急到派出所报案。经调查结果，无他杀嫌疑。只不过是这个小学徒患了梦游症，半夜起来拿刀把自己砍伤罢了！”熊佳佳附和着说。

“如此说来，患梦游症是很可怕的，他们往往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事。”唐沁如微笑着说。

“快听。”熊佳佳做了个手势，“雷正国要宣布什么事情。”

“现在请大家对表。”雷正国说：“现在是两点十分，我们的团体活动到此为止，四点十分在这儿集合，你们可以有两个小时自由活动的时间。请你们注意时间，过时不候。”

“知道了，知道了。”孙行善迫不及待的说。他想和大众情人陆可苓一同去钓鱼。陆可苓只是想换换口味，并不真想钓什么鱼。孙行善虽是一张娃娃脸，一双近视眼，他的思想并不幼稚，眼光也不短浅。他很了解陆可苓，可苓人活跃、好玩、漂亮，心地不见得坏。他知道她不是他合适的对象，他对她并不是存心要追，陪她钓鱼，完全基于友谊。

“全付装备，真的要钓鱼啊！”方蕾蕾瞄了孙行善和陆可苓一眼，“我可以加入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孙行善有点为难，他只预备了两根钓竿，一根给自己用，一根是给陆可苓用的。

“别怕，我不会那么不识相，当电灯泡。”方蕾蕾笑笑走开了。

“电线杆要是当电灯泡来，一定又亮又刺眼。”陆可苓等方蕾蕾走远了撇撇嘴说。

“你也知道她叫电线杆？”孙行善颇感诧异的问。

“别水仙不开花，装蒜！”陆可苓扬了扬细眉，“你们这些男孩子好事不干，专门在背后替我们女孩子起绰号，还以为我们不知道啊！”

“你们还不是替我们起外号？雷正国叫班头，叫我孙猴子，叫……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我们快去钓鱼吧！”

“钓到了鱼，明天早上加菜。”熊佳佳才牵着唐沁如的手走过来说。

“你们上哪儿去？”陆可苓问。

“到那头去。”唐沁如指指远处，“那边的浅海里有好多好玩的东西呢！”

唐沁如和熊佳佳越过好几块大岩石，终于来到这个浅海边。这儿四周被岩石围成一个小湖似的，浪小多了，许多赤足的孩子在水里跑来跳去的，好不开心。唐沁如找了一块较平滑的岩石坐下，她的双脚在海水里荡来荡去，她的视线落在远方；远方，海天一线，白茫茫的，分不清哪是海，哪是天。仅仅两年以前，比她小了三四岁的表弟和她一同到这里来过。那天表弟在海里捉了许多奇奇怪怪的东西给她看，有像蜘蛛一样的，有像松果一样的，有像蜈蚣一样的，还有软

软的、形状像是兔子一样的，她叫不出名字，表弟一概以形定名，在上面加了个海字，什么海葵、海蜘蛛、海兔，有的竟然被他乱叫叫对了名字呢！

“表弟，你将来长大了要做什么？”她手里握着一只海兔，忽然看着表弟问。

“如姐，我说出来，你可不许生气。”表弟一本正经的说。

“说说看。”她很有兴趣的看着表弟。在她心目中，表弟只是个孩子，是她亲爱的小弟弟，从小他们就常在一块玩。表弟上初中后，索性住在她家里，两人更形亲密，别人还以为他们是亲姐弟啦！

“等我长大了，我要在海滨为你造一间白色小屋。在屋前铺满绿色的草坪，种许多美丽的玫瑰，养好多好多小白鸽。”表弟黑色的圆眼睛望着沁如说。

沁如一时愣住了，表弟对她竟会有这种感情？她一直以为表弟只是个漂亮和听话的小男孩，每当她讲什么，他总是很专注的、很乖巧的听着，从不打岔。

事实上他还是孩子。

“无论如何，我要谢谢你对我的这番心意。”沁如微笑着说，她小心的不伤害到表弟的自尊心。“等你长大了，你的思想就会变，或许，你会遇见一个可爱的女孩子，她才是要跟你过一辈子的人。”

“如姐，在我心目中，你才是世界上最可爱、最美丽的女孩子。”表弟认真的说，微黑的脸胀红了。

“我是你的姐姐，你是我的好弟弟，是不是？”

沁如真的感觉到事态的严重。这个小男孩子，她要怎样把他的感情引入正途？要怎样使他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？

她永远没有机会那样做了，表弟死了，死于一次车祸中。

当她得到消息时，连外套都来不及穿，就赶到台大医院的急诊室去。和表弟一同遇难的还有另外几个同车的人。沁如在他们中间找着表弟，表弟还有一口气，一个医生和护士做着急救的工作。

“表弟，表弟。”她冲过去喊。

表弟听到她的声音，虚弱的睁开了眼。她哭着问：“你伤到什么地方了？快告诉如姐，你哪里痛？”

“他伤得太重。”护士说，“恐怕……”

“求求你们救救他，一定要救救他……”沁如转向医生和护士哀求着。

“我们是尽了力了，可是……”医生凝重的摇着头。

“如姐，如姐……”表弟费力的喊着。

“我在这儿，你要说什么。”沁如紧握着表弟的手，“你会好起来的，你还那么年轻，是不是？”

“我有许许多多事情都没有做，如姐。”表弟的声音细得像游丝：“海边的白屋，美丽的玫瑰，小白鸽……”

“是的，你说过，我知道你是认真的，我会记得，永远的记得……”

“如姐……”

表弟终于断了气，沁如紧握住他的手不放，还是旁观的人用力把她拉开的。

那是一场噩梦，一个好端端的小孩子说死就死了，多么不可思议？生与死的界限真是那么窄吗？

有很长的一段时间，她无法从那场噩梦里走出来。

“嗨，沁如，你在想什么？”熊佳佳手里握着许多奇异的